

幾

亭

外

書

幾亭外書卷六目錄

易占驗

小序

先象後辭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晉文公貞悔同辭

舍爻從卦斷

時地事人四因

事有所宜占

遷葬父廉憲公

葬母戚宜人

病體无咎

幾亭外書卷六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六

易占驗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易之初立爲占而已其所括則遠故以占爲易之一道趨吉避凶非聽於神也以盡人也循理致義也占所不當占爲迷惑之小人當占不占有大人而鹵莽者哉家有大事如婚葬疾病則

必占之。非大事不占也。既占不再三瀆也。受命如嚮。遂知來物。聖人豈欺我哉。緝其顯而微者。會於篇弁以古事附以管見。使習者得有徵焉。

先象後辭

古今占易者皆主辭。蓋象微而難會。聖人繫辭焉以發揮象之理也。既有辭占者遂執其顯易而不復占象。然夫子固云言不盡意。伏羲之世無辭。唐虞之世未聞有辭。夏商各自有辭。則占不必辭。辭亦無定也。故六爻不變。當以象爲主。

兼推其辭。然有主象而置辭者。無主辭而置象者。秦伐晉筮得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卜徒父第二云。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遂獲晉侯。象切而辭寬。故置辭而主象也。然邵子以六十四卦分配八節十六氣。則占卦又因其時。如所占事近以作事之時爲主。事遠而未定。卽以筮時爲主。蠱大暑末五日之卦也。過此則秋矣。秦之克晉以秋風能隕山籜也。若筮在春夏之交。或用兵。

以春夏則山卉得風而彌茂。寧復用此。斷耶。卜筮之裁。固非一道。

記傳無兩爻四爻變証

兩爻四爻變者。靜多取動。動多取靜。動取上爲極。故兩爻變則主本卦上爻之變者。靜卽下爲本。故四爻變則主之卦下爻之不變者。然六爻靜者。一爻三爻五爻變者。六爻俱變者。記傳皆有其驗。獨兩爻四爻變者。不見載藉。豈古人未嘗遇此與。將弗驗。故弗貴。弗貴。故弗傳。與。易者。

變化不測之謂。若獨此二變不驗。又豈易哉。或曰筮尚專。此二變無專。可尚多。因方筮之時。心存二三。故古無其事。善觀古人之所載者。觀其所不載。亦或一理也夫。

晉文公貞悔同辭

三爻變者。占兩卦象辭。而貞悔所重不同。晉文公筮得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皆利。建侯。其占雖驗。然屯豫象辭。適同。爾設有異。何以酌之。且屯變豫。在前十卦內。宜主屯爲占。何不

辨所重也。大抵象辭異，則參貞悔之重輕。象辭同，更參貞悔之象。如水雷屯，上險而下動，動乎險中，故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蓋方求得國之日，自立基業，未遑芟除外難之象也。變雷地豫，上動而下順，順以動，得國之日，征伐不庭，四國悅從之象也。文公求有晉國，不能無動，動不能無險，而順動之象，則俟他日以後，參今利動無疑。此則得國之兆，重在本卦，瞭如也。季子之云，抑其疎與。

舍爻從卦斷

五爻變者占之卦不變爻魯穆姜以淫聞徒幽之日筮遇艮之八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死于此矣此五爻俱變惟六二一爻靜也艮變爲隨宜占隨第二爻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噫如面折姜之淫穢者艮可畏哉史諱其醜詭云艮之隨而姜卽隨彖辭爲斷驗亦如响蓋爻不可以談彖彖可以談爻猶辭不足以

盡象象足以盡辭。姜無足道者。于其占也。見易。

時地事人四因

占所取有四。邵子意言象數是也。所取之因有四。曰時地事人。蓋揲著與神對。誠一而靈通出焉。占之自我貫穿玲瓏。乃有定斷。浮以揲則弗靈也。執以占則無斷也。數目積累之數在象後。氣數一成之數在象前。意言象皆生於數。數無離時也。意或兼言言或兼象亦或錯兼亦或不兼。各隨所重。魏元丕夢登太武所築白臺。四顧。

不見人。董道秀筮之曰吉。丕有喜色。太武聞誅道秀。丕以憂死。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道秀宜曰。窮高爲亢。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不戒。則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能無死乎。不論其所筮何卦。而卽夢象以推意。主于正而已矣。意也。微兼象者也。龍見絳郊。得見龍在田。孔成子立衛靈公。元得屯之元亨。言類也。貞風悔山象也。何謂時地事人。秋風吹山。故落其實。春夏遇蠱。占當有變。此一。

歲之時也。扣門聞聲，金短木長。伯溫以爲求鋤
康節曰：暮安用鋤，必求斧也。此一日之時也。鄧
艾伐蜀，遇蹇占者曰：克矣而不還，蹇利西南。往
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二士赴舉，同得乘
馬。班如一雉一鏡。蓋家居者，出自學宮之日。乘
馬送之，寓省會者，非歌鹿鳴之晨，則不乘也。此
地也。易不可以謀險。謀險則占吉而應常凶。南
蒯謀叛，得黃裳元吉，而以敗死占，與其事反也。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也。此事也。易爲君子謀，不

爲小人謀。射隼於高墉之上。禦寇則獲。爲寇則見獲。君子與小人反也。此人也。故所取者四焉。所因者四焉。其理一而已矣。或專其一。或數者如環而不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事有所宜占

當爲則爲。當止則止。在我者。斷之以義。得則道行。不得則道廢。在外者。聽之於命。且行廢。關世道而我何與焉。是則行止得失。有義有命。著龜之設何用。止緣人家如婚姻葬地之類。朝廷如

出師致祭日時之類。不得不占。古人精於數學。人謀既定。必用占卜。以決大疑。百不失一。今失其傳。純任相度選擇。心思目力。豈得不差。故求吉而凶者常多矣。古聖人明洞幽微。反不敢自任。必合之於鬼神。今人嗜慾昏迷。反自信無差。居然臆決。蓋不能言耳。非能占而不欲也。昔人謂爲兆稀者智。爲兆數者愚。然亦觀其所卜何事。若守義受命之事。問之於神。則愚使其當占。而占則固奉天時之深意。非愚也。朱子曰。天下

言有一種事、不得六月、口者正謂理所不能處置。

遷葬父廉憲公

己巳元旦、親筮廉憲公遷葬、得洊雷震、未能全悟其旨、季春、乃追解曰、春初、長子揆病甚、筮意專在扶危、所擬之地、則在邑中、從未發葬、山之志也、而卦遇震、震爲長男、其云不喪、七鬯、明示不死心、甚慰焉、又雷從地起、萬物從地條起者、惟雷世間事、從地條起者、惟遷葬、意象符合、遷

意決矣。及形家至，竟得杭山，益悟先天之震在東北。吾邑至杭，則自東北而西南，遠踰百里之外。與夫子所云出守宗祀，言言如响。志未動而兆先示之。當日所筮之地，雖不用，然因不用之地預告所用之山，神謀鬼謀固有假此以呈彼者。孟夏筮杭之天馬山，擬獨葬父，得地天泰，意大欣慰。解之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所以次履也。坤爲地，乾爲父，父歸地中，安葬得所之象。子占父葬，莫切於斯。小徃大來，若干初葬，則無謂。

遷葬則深當也。前葬地爲凶爲陰廢之而往。今葬地爲吉爲陽用之而來。又蔡牧堂云山水之裁成在人。大象所謂裁成天地亦合窀穸封識之事。彖辭象辭皆與卦象通。

葬母盛宜人

庚午孟夏占餘杭天柱峯之北山南向之地葬母盛宜人。因形家意別有主力諍其不可。乃命筮曰此地孤來僻結。目前有退敗之虞。異時有銷歇之患。遇升卦貞木也。悔地也。葬乘生氣。今

地中生木。非。樞。入。土。而。得。生。氣。之。象。與。木。根。入。地。以。深。入。爲。生。枝。葉。出。地。以。上。冲。爲。生。惟。入。地。益。深。則。上。冲。愈。盛。故。木。居。地。下。而。反。爲。升。象。也。親。骸。深。穩。則。子。姓。蕃。昌。象。亦。猶。此。其。辭。曰。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大。人。大。德。之。人。也。此。地。垣。局。不。專。各。位。當。出。人。道。德。崇。高。大。象。云。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惟。德。之。日。積。謂。之。真。升。大。人。爲。大。德。明。矣。凡。物。亨。以。各。位。者。小。亨。以。道。德。者。大。更。何。憂。恤。疑。慮。足。爲。芥。蒂。哉。從。子。至。午。爲。

升地之子午以南。北天之子午以上。下用地。明天故不曰上行而曰南征。南征者上行之別名也。升之事也。福德之升如之。吉孰踰焉。合象與辭。神靈如面而形家終主杭州白鶴峯下兌龍東向之地。并占之得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其象爲賢女不得良配。不能成內助之功。因吾家再世兌龍。今加以三世。則純用西氣。無從變化。重複太過。陰陽不配矣。而所謂眇能視者。尤屬可驚。蓋此地穴體陡瘦。不足復言。

惟雙峯前峙正朝空處明朗入目而雙峯空外復有低山蹲踞其間微露一頂狀若窺伺地理書所謂揆頭山王出穿窬者也假令穴果奇貴亦生懷奸之盜臣況冗賤耶特挾眇能視之象舉吾輩所懷而不敢斥者單辭破之噫嘻神矣哉合觀二象明白切直不涉影響吉凶有真我以誠占神以誠告雖欲以私心客氣顛倒惑亂之天其許諸

病體无咎

丁卯元旦揆自占試事得復之上六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揆大驚明日復筮之曰試事利鈍不必言矣將有家難耶抑身病耶得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明以病告明日又筮之曰願棄功名絕應試爲一逍遙人得免病否得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已而就試頗利尋得病數旬乃起所謂不我能即小貞吉也至冬病甚余于戊辰南歸解之曰筮

雖有三以初筮爲主用行師終有大敗十年不
克征皆絕意進取之說也。初筮專爲進取計而
豈知得此重疾置情世榮專心養攝僅宜作一
閑人盡違初筮之本懷則所謂災眚所謂凶止
於此矣。其象與辭原無死喪之患是卦也。于求
榮則爲凶于疾病則爲終吉就其嚴絕進取之
意已。知。迤。邐。久而竟無大害矣。只一卦可括病
機不必復從病機占吉凶也。雖逡巡牀蓐未能
卽脫然仰思卦象必起無虞庚午夏果愈

終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

舉業素語

小序

爲文

二十三條

觀文

十三條

用功

二十一條

遇合

六條

附會元評例

三條

幾亭外書卷七目錄

終

幾亭外書

卷七

舉業素語

目

幾亭外書卷七

舉業素語

平湖

屠象美

全閱

嘉善

周丕顯

小序

余于舉業既專且久。覺竿尺無窮。真與道通。翹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於壁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凡四。曰用功。曰爲文。曰遇合。曰觀文。

用功

目前延緩日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
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
獵。曰不爲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
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
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
廢棄。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
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觀史。又欲觀

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疎。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爲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麤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題到方思。思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

之說書雖看透未嘗親體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通一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覺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故舉業可以脩身可以見道。曰如是臨文不須復致思耶曰曉暢在平時精微在臨事所謂慮而后能得正繇其大端盡其曲折凡事明勝暗閒勝急體驗勝揣摩。認題是舉業第一義然題如何認有上文者觀

上如仲尼日月也。言高不言明。上文丘陵。卑也。非暗也。反照也。有下文者。觀下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言化不言高。下文立行來和化也。非高也。正照也。有上下文者。兼照通章。如樂以天下。是人主以之。非籠統在天下。上文賢者起。下文好君終也。行堯之行。是自盡事親敬長之道。上提孝弟。下結歸求也。無上下文者。淨看本文。切勿妄添蛇足。勿強生扭捏。勿別生見解。如是知也。只說知之本體。豈可于夫子口氣中。添出無

所不知。節用愛人。明明兩項。豈可因一而字。紐節入愛。能行五者於天下。註解極精。乃認天下作外境。反云靜存非仁。流通於世境。方是仁。空門未來。聖人安有此意。況因病發藥。與子張尤不對針。非道弘人。非字全不着力。註雖有不能字。豈可認煞。道是何物。須待諄諄辨其無能。亦安有如此癡人。望道來弘我。世人于朱註極精確者。多背而不遵。偏不肯融其所滯。無他。繇心不慧。故不平。豈知心若不平。愈不慧。苟非虛衷。

靜悟兼求明人指點。雖欲體認。何時得明。聊拈淺顯世所易知者數條。指出認題機括。其淺微者不可拈。亦不勝拈也。若輩當引而伸之。無疑起疑。既疑必悟。只味到書中恰好處。便是超世話頭。若只依傍時文。真个十差八九。每見塾師帖括是務。升坐講書。有如說夢。誤人子弟。可勝嘆惋。

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

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譬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

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閑談者。霄壤矣。

文最妙。惟二種。非出于澹心。則天機所至。澹心者。恆也。天機者。偶也。才高而心專。功熟時。或得之一氣呵成。無容點竄。妙想奇局。名言逸調。具在其內。百鍊不能及。此日既過。至明日未必然。此題既畢。易一題。未必然。故曰天也。若穿鑿。則與澹心違。苟且則與天機戾。其原皆起于自恃。

有自恃之見其文未有能至者也道心文心爲二爲一

文機熟出之自易但常才熟後止得常境異才熟後轉生異緒一以熟成套一以熟愈新此中光景全別所以熟後落筆仍須用力凝神勿以天然自喜每拈一題每就一文躍躍新趣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亦出吾意外若筆端無復變幻鬼神日異月不同處情想結構只與近來相似卽套也非熟也又日新之義正爲此大抵一應

識請上達無窮。皆因熟後未嘗一毫放懈。文章知己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慊。或吾所不覺。或覺而未能改。或吾所疑而未決。其人能洞曉之。點破之。喜悅尤淡。識病既透。便得改法。真猶棄敝屣而獲珠玉。是故真知文者不專贊真能文者。不以人之善贊爲知。通人心必虛。不能不虛也。暗人心必傲。不能不傲也。

作文者以習氣掩本性。得失亂其中。故也。主司雖深淺不同。然無得失之念。率性而觀。則厭習。

氣之雷同而取其超脫者超脫近于性也故士子趨時常腐擬得常失一時新氣已過我方從而摹擬之所以反腐既以摹擬爲事不得不逐時屢遷自己筆性終無得快時有何足醒人目豁人意所以多失。

文嫩能使之老文淺能使之深文佻能使之莊麗學之功也老顧能使之嫩深顧能使之淺莊顧能使之飛動學之妙也後生致其功宿儒思其妙。

舉業好名最妨進步。或小試乞薦。或儕流標榜。或遠地交游。但得藝林熟知名姓。欣然自負。不知意味安在。却使本領全疎。吾見此輩多終身不售。甚或一見文宗。輒不利而返。是品實俱喪也。子弟但真實用功。文業日進。秋春自至。果堪服人名滿海內。視小試前茅。藝林騰檄。所得孰多。且名之爲物。豈容注意。果期不朽。卽舉業造極。猶立言之一端也。況不求真得。求虛譽耶。臨場不須作文。有二種。一是鄧文潔者。瀉胸中

曠然無物。養之愈靜。出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臨場。默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次。則多做勤改。平昔工夫。已到臨場十許日。只須養氣保精。隨所喜好。或披玩已文。或諷詠舊選。但令氣不浮越。卽是吉徵。若後生工夫未熟。精力正強。難拘此例。臨場只應與平日一樣用功。所不同者。惟不當揀苦難題。極力造作。旣傷心力。反塞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蓋數日之內。難求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其

筆機澄其心氣爾而年少工淺靜坐休息之說使心無着落反生妄想不如隨意拈題溫諷佳篇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急亦不得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繇自棄何法可治鄙諺曰實病無良醫

有因子弟試劣詎怒不休予聞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媿也文媿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于試日何尤覩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迨其鈍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爲此時

方覺爲父兄者但少佚遊專教訓子弟習見習
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
端藝文常進至于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
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畷于秋到觀
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
獲寡惰或獲饒可執此分褒誚耶子弟果能好
學其試牘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倖得賴在
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
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

何如。慰藉興起。後效可期。識是道爲賢父兄。體是意爲賢子弟。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

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况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經義之必傳有三。一曰符聖賢之旨。二曰自得。三曰有裨于世道人心。故可以覘心術與識見焉。才氣與功名受享焉。旨之不符。縱有創獲。祇自立論。何取命題。然衍本文。傍註疏。又非符也。

心悟其微。如面古聖而見其心。曰符符。未有非自得者也。既已自得。則裨世道人心在其中矣。凡文非言性學。則言政治。非言人情。則言物理。中有精微。達于手口。讀者何處不受實益。其自得而無關世道人心者。小題中間有之。然可以發童子之慧。解達人之頤。亦游藝之助也。若脈法。二言惟可神會。文安有脈。題至則脈隨之。文安有法。意至則法隨之。謂文之至者。法脈自具。可耳。謂以法脈成大家。何其隔歟。于三者間得。

焉于法脈合焉離焉亦足以不朽無自得而斤
斤法脈法脈何物哉文生于題故符旨先之文
貴有用故裨世道終之總以自得爲本一自得
而兩者具在其中矣梁溪先生曾語余云華鳳
超不事鉛槧日夕講道研思及其臨文取素所
體驗直書之爾今觀所作果皆不謬于題有警
于世故自得者學人之說也脈法者雖極其變
化不過文人之說也孰輕孰重何後何先
絜勝於人皆爲人所囿者也。翻昔人之案者莫

非拾昔人之唾而步其塵陰陽變化前聖之心能盡含其精蘊前聖之口且不能盡闡之也何況文人天雲之采日鮮地草之色歲變奚唾可拾則奚案足翻理吸群儒之粹詞奮才人之鋒自得無涯用之不盡隨命一題皆有無涯之精蘊采色焉自窮則文窮豈題能窮我哉意思在文前淵源在題前真得之士劈空結構同異皆可模擬之勞翻案之見總無着處必不得已寧模擬勿翻案模擬猶役於題翻案直役於人總

無真見則近肆不如近慎。

數百年繇時藝登輔弼者莫少于楊成都莫艾於張永嘉成都居不幸之一而定策剪奸功冠近代永嘉四十七筮仕而遭逢特達罷鎮定祀強直不撓沒齒素絲他如于忠肅王文成無不從時藝出今世苦乏才每嘆制科能消天下之心不知制科之意將使人凝神理義不分於支流技術之間所以專之非消之也人自鮮能爲諸公而豈制科使然哉讀書時求明聖賢之意

爲文時。研精覃思。不敢戾聖賢之意。此時體認。以爲人心乎道。心乎及登仕版。忘窮經之心。既已茫然忘之。遂且悍然背之。是其誤也。以背窮經之本心而誤。非以經術誤也。果能窮經。遇學問題。必有真意義。遇政事題。必有真籌畫。遇人情物態題。必有真議論。謂制科不足育才者。不窮理之人也。謂制科不足辨才者。不明理之人也。

若真心發憤。勒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

出外若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寧可在家。此因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常病也。寧可在家者奇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自誤。

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爲上。智躁而惰者爲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於靜。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爲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

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騫。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而竝興。只爲趨向才華。兼長難得。悞延爲戒。孤陋是甘。有十郎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

伊川先生言。古人未聞以學道之故。致損心成疾者。舉業亦然。若常年涵泳義理。手眼不荒。漸造漸熟。安有過勞致疾之事。惟是三十六箇月。

中且游戲過三十月場闈漸逼慌慌張張僅將
數月工夫欲一齊了辦所以技難工而疾先作
也只說病成于勤豈知原起于懶既已致病又
不得不歇手懶之爲害循環無窮以懶始仍以
懶終

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既爲舉業。便是日用事
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
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有趣味。氣血
自然和爽。若耽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

撕本心豈能盡蔽。宵眠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爲鬱滯。爲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爲主。與學道同次。則意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

爲文

文易起目。無如發意。意妙。惟恐爲詞所揜。孰肯飾之。且飾所以求新。若從不經人道。過新已極。

矣。其須詞幫襯。皆是尋常想頭。想既常而不飾。出手已舊。其善于飾也。一時亦新。

新腐奇庸。何從剖決。句字末也。局陣次也。無議論。是庸。是腐。有議論。是奇。是新。此其大要也。悟其大要。則結構宜超。得其結構。則句字兼修。但不可倒認重輕。倒用工夫耳。庸腐者不足論。若喜誇新奇者。或躐世說。或填策料。或用詩曲句字。或直杜撰惡言。蓋繇才氣實凡。意思實短。姑借此種。供其咆哮。自欺自誤。子弟有此。最爲下。

流且作文誕謾無恥必非端士吾師伏波之戒
深所不願見

彼題有彼題語意此題有此題機竅縱偶相通
亦復迥別此是常新不腐迭變不窮手段若自
成一副蹊徑題題扯入連讀數首便覺羞厭非
但品陋投世亦未萬全

題有綱目爲文時有宜以目爲綱者如穆穆文
王節止其綱也九思章思其綱也倘從中出一
二句爲文便應從本題實字發意而止思字帶

見方切當起眼。若仍守常法以止思爲主。帶出本題。則畧換文中字面。上下諸句題。盡可移用。有同嚼蠟矣。萬曆乙卯。浙江出爲人君二句。其中式者。俱拈君臣仁敬生論。而重止者不收。非謂止不應重。一寬一切入眼之際。喜厭自分。主司何心。勢使然也。因題觀勢。因勢作文。此謂文心。此謂明理。

昔人稱時義。惟一滾格最難。蓋兩扇數段。與長題題中。先有轉摺起伏。錯綜輕重。眼明手疾。易

可見長題只一句本無步驟首尾却須于文中自立步驟自成首尾所以前半最難且如起講虛則恐不切切不欲太粘虛矣切矣何由警策此一難也單領句無下處凡文有領則頭面開無領則眉目暈作者觀者錄而不覺此訣知者既少知亦不得妄下此二難也提股極要議論竦特方聒目快心而議論須虛虛籠住題神未可正講未可發盡未可掀騰未可濺入底裡若徑用反法又淺小無趣此三難也小比上以承

提股下以起中股是自家言語中一過脉而一
淡格實無脉可過吾見從來名程墨往往將題
面填實如瞿文懿敬事後食篇申文定如有王
者篇皆歷世傳誦不免此弊若爾宜名實比何
名虛比此三難也其頗得法者如湯宣城雖違
衆吾從下篇小比云綱常名誼朝廷最重而登
降上下臣子大閑詞句近實地步却虛其節近
促其脉則緩在善觀之耳又許同安畏聖人之
言會墨小比云君子曰聖人往矣而其緒言未

絕則千古曠而如新。卽聖言亦無奇耳。而其精義無窮。則終身繇而不盡。句句層卸。圓轉有議論。而畏字意隱含未露。此虛比最佳者。至于中股本無幻巧。所患隨題敷衍。全無咀嚼。求新無策。斜側割裂。徒傷體裁。能就其中波瀾警策。斯美矣。而亦有幻巧匪夷者。不了是也。此法著自瞿文懿。敬事後食篇。其中比但講敬事。不及後食。然本以後食爲輕。且多講則近俗耳。近世慧人祖其意而通之。每將全題之旨。勻作十比。然

此法最不易作。因中比既欲未了，則提比小比。愈要虛鬆，而後比頂接處，又不可翻弄突兀。章法極易平衍，議論極難聳拔。非神機大力，安得恬淨中自起峯巒。雖通篇到處俱有手眼，然挽上生下，訣竅反在中比。是爲四難。後比則淺心高才之士，競錄見奇，束則近時風尚，以不窮爲貴。非英雄束手處。雖真文章自有迴合歸抱詠嘆。淫佚之妙，于今利鈍未遑淡論也。大抵一格難在前半，又難在每股起句。順題則近衍用。

翻則易套。不順不翻。渾渾發一精思。如表之有
冒。而通股曲暢之。不然。或吐氣弘大。或發調鬆
鮮。詩家所謂謝朓工于發端。此每股之難也。通
乎此一。格之中。實備衆格。居恒玩想。臨文體貼。
久自當解。不能觸類多說。何爲。

脉者相生不斷之妙。千言一脉。通篇一脉也。然
析千言觀之。處處聯貫。則各處之脉。具在其中。
所以文章唯篇法最該括。最奧妙。講之不盡。昔
有人謂毘陵云。公文變化無方。一閤一關耳。毘

陵驚服蓋開閣與分合不同分合是題有對偶
文中或分之或合之耳開閣乃文中遠近賓主
活變處通篇前後有大開大閣二股有開閣一
股內有上半開下半閣或上半閣下半開二句
內有一句開一句閣就此二字已自無盡然篇
法之妙實又有不盡于二字者大約更有四字
曰正倒曰緩急毘陵復起應可商訂
脉理清楚故能變化縱橫顛倒比比不同意不
同法而合之如一言從前觀後如有源活水瀉

爲支流從後觀前如幹龍分枝轉作城郭若前
後詞意重複相類正是頭腦不明把持不定多
方照顧惟恐失之所以隨處雜糅耳知粘皮搭
骨咬定一意者爲雜則知千變萬化隨意縱橫
者爲清只在胸中亮不亮

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杜子美云新松恨
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同一竹也何愛恨
如是豈非疎秀爲美糾亂牽纏則惡耶文章發
揮飲其森秀不難變多致正如新松生意惟

恐不膏。若題中本多曲折。切須扼要分明。本無葛藤。切勿強生串插。如君子先慎乎德。一節若繁言人土財用。層層遞下。則與通章絜矩上文得衆血脉不貫。頭腦紛然。登東山一章。若隨本文節。節自爲一意。且茫然不知所謂。此須握定肯綮。徑捷分明。切勿加添曲折者也。物有本末。二句只宜依題楚楚自足。鈞濶時刻多。因技窳將本末終始增爲八層。混作一片。如云本本末末。終終始始。此八之也。本中有終。末中有始。云

云此一之也。雖苦心。擬弄。祇是學堂訓詁。何關
題竅。何謂文心。凡此等題。皆須條直剖破。就裏
鑽研。切勿自造葛藤。捆縛筆舌。其或犯之。卽惡
竹耳。大抵意曲必宣之以直。曲而曲之。鮮不爲
拗。緒繁必束之以簡。繁而繁之。鮮不爲雜。
文奇崛。須勿至難讀。森發。須勿至凌襍。其才薄
而清者。又如輕波冷湍。非不矚然沁人心眼。然
以容千鈞之舟。則難奇而易讀。者氣盛足以貫
之。森而不雜者。前後淺淡。確有條理。

聖心全無渣滓。然確有真宰。所以遇事變化。若神文家亦然。古人所貴鏡花水月。必有實解得處。但用之虛融圓遠。使無迹可求。蓋滓去而神存也。若胸存鶻突。故爲影似之言。令其自解。終不可得。是直無神。何名無滓。且旣已無神。所畱昏上者。何物顧獨存滓耳。所以天下假鏡花。便是枯木朽株。假水月。便是污流腐艸。不如牡丹。捧露爝火。騰光猶實。有華艷照耀處。詩歌且然。況于談經之文乎。

文章高奇玄妙心浮者或得之高奇之或得也
錄于才高若玄妙亦可浮心得者何故蓋玄妙
與空虛近資悟過人雖終日馳逐而隨觸或開
唯真切精微之文非心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
不包心靜必高高未必靜總以好學爲貴

聖言常含作文忌露聖言常活作文忌煞古大
名家有此論亦從來會元衣鉢也然非至痛快
不能含非至明決不能活後生且求痛快明決
若作意含蓄必致悶人有心活絡必多騎牆所

失反在旨趣。不如一味痛快明決。所失僅在聲口也。就如爲人質直爲主。漸造渾融。周旋爲主。終成鄉愿。

文乾者大都不利。凡文着詞則肥。不着詞則瘦。肥而不利者乾也。瘦而利者潤也。乾與潤。不關詞藻。是文家承轉筋脉處。如排偶太方。有參差。數轉句。而光彩頓流動者。琢削太嚴。有增減。數虛字。而風華頓掩暎者。轉句虛字。豈助肥濃。只能使之潤澤耳。潤澤乃精神所發。若中實枯槁。

豈句字間所能轉移。所以文章可肥可瘦。決不可乾。乾者瘦。猶餓。孳之色。肥卽近於行屍。那堪世用。吾少厭人說乾。每詰曰。必須肥皮厚肉。耶人亦莫能難。若知乾是不潤。非關不肥。則信乎文家大忌也。受用必短。詎止不利。

前半篇決要冠冕。有興旺吉祥氣。最忌煞風景。酸措大話頭。如近作端人也。二句文開講。便從邪人蒙禍。翻起氣象殊衰。颯小題大做。俗題雅做。況題本大雅。而反虛扯上文。遠邀惡客。耶大

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法。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佞也。正論微規。豈在粗露。譬如一瑣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廝役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出文士之口。自然修飭而近文。經有道之口。更當深婉而合道。時義亦云。所謂大雅。乃就題所宜有者。擴充之。修潤之。非強題所本無而爲寬冒。爲脂粉也。寬冒爲大。不大而客脂粉爲雅。不雅而游舉業。真實得力。固須多做。尤在改時。自非至精。

至到安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徹。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捨短採長。或通新造作。荆山玉爲質。琨瑀刀刻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有整對而生動。有散行而滯呆。矯強與自然。

之別也。有深而明，有淺而晦。了了與不了了之反也。有步步擬虛而機塞，有言言切實而致靈。假步驟與實力量之差也。只就行文用功，功夫無處用，只從下筆尋病，病源無處尋，相自然之勢，因而導之，則整散俱動矣。果能了了于心，則淺淺俱明矣。熟後手圓，則虛實俱靈矣。

今日習氣有三種：一是假造子書，如顛如醉；二是才短者，粧嬌作雋，自貴虛摹；三是氣浮者，麤談歲語，自負雄駿。若守其陳腐，反無幾人，人亦

不齒吾今特定新切二字爲救時之的新則陳
言近套竝從捐除直須濬發巧心不經人道切
則一切假古色假摹神假濶論但不着脉者皆
掃去無用矣直須洞達題髓目擊道存雖有至
古至邃至靈至奇至高至華寧能出此但此二
字最難兼到醫家稱切脉爲其親近臟腑深徹
性情文若依傍皮膚只是爬搔豈得云切所謂
真新爲是從來所未有若與理馳背人誰屑道
忽爾創見不顧其安所以今人誤認不通爲新

或絕非此題話頭無端扯入。或近似而非題本意。翩翩發揮亦非習觀。所以今人誤認不切爲新。究竟不通之根亦因不切。但令必切必通。卽束手技窮無一過人語矣。假如後生學力未足。依此二字各隨所至。皆可暢才情。乘便利。何苦泥塗其目。麗迷其心。撥狂子之餘唾。適爲過時之棄物耶。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滿。今取綻。古取七篇相稱。今取首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粹者無

畔音無險句無粗字引經語爲典雅插史調爲
風韻其創格造語皆弗尚也異卽吾所謂異思
異局異句也滿者邊幅弘敞氣勢蓬勃頗較長
短之形綻則少散句而多整句輕韻折而重鏗
鏘淺言以蔽之曰鍊詞而已矣然利鈍之數實
不盡然切响浮聲散句整句必須參差相間運
用得宜愈成頓挫排宕之妙何憂其弱若槩省
助辭勉求硬綻爲呆爲板致病良多且有意綻
有氣綻有詞綻置意氣而專詞句此一偏之見

豈大通之論哉。惟不宜用軟句。使通股少力。七篇相稱。自是遂養所致。蓋首篇原有十分力量。至後不減。若首篇便尋常。無大過人處。後雖勻稱。亦安足多。不如首篇警策滿帑。精光射人。而餘義條暢。詠洽。猶爲得也。循古人之法。重在受用。其敝。恐七作尋常。據今人之意。重在鋒銳。其敝。恐強弩之末。總之。夙昔學問。有一副徹底精神。則七篇中。何篇肯苟。且一篇中。何處肯粗疎。習慣成自然。雖使得意疾書。自然首尾通徹。未

嘗費力。古今之目竝施。當兼利而無鈍。凡人作文。至結尾處。艸率下一二語者。每發福不全。受用不長。如許同安。蓋未能免。更有高才之士。犯此病者。往往不發。且多天算。亦四體之動也。一篇將終。已不耐煩。況能全卷貫徹乎。況望其生平讀書。細心體認乎。況望其種種作事。從容周密乎。流落不發。發亦不長。自無足怪。甚有一種人。作庸孟題。便云。此充得第二篇。第三篇過。則已。噫。闕中鼠尾。不得已也。平居學習法。上得中。

篇篇求善。猶恐失之。先存此心。詎有佳境。獅子捉象。捉兔。俱用全力。況拈題作文。本無兔象乎。且總此識見精神。總此詞華筆墨。不知胸中何處。另着一副次色。工夫配在庸孟題上。施用正恐此念熟存。雖遇學論題。極力搜求。祇得剩語。此則近來專重首篇之敝。使無識鄙夫。無福下士。妄生揣摩。蹈賤相入。天門而不自知也。戒之戒之。

凡鍊詞着色。潔然後華。天際彩雲是也。鮮然後

麗露中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擲是也。若穢而得華。焉而得麗。重且遲滯而稱力者。世無是物。則知無是文。

取脉貴真。行文貴熟。真可以槩萬情。熟可以括萬變。舍是而有所獨擅。未有不交相勝者也。夫文何可執也。而曰真不執之極。則真而已矣。夫文何蹊蹇也。而曰熟化蹊蹇之盡。則熟而已矣。立意圓融。莫非執也。力求超脫。胸中每自成結。構莫非蹊蹇也。隨題之參差。文之變動。而心行。

乎其間。

文或以氣勝。或以意勝。氣主活。意主久。沉澀刺
琢。而元氣不洽。譬若碎錦摘花。故閃爍動人者。
氣也。意在其中矣。萬斛流泉。若非意焉。以宰之。
非變化不窮之意。以筋束之。則滔滔者。何謂故
世與世續。令人咀探吟諷。而不忍釋者。意也。氣
在其中矣。勝者所主不同也。非相離也。若青蓮
純不用意。安能使讀者飄揚欲仙。少陵純不用
氣。安能使讀者悲壯激烈。

文章最怕。是隨題敷衍。篇中有一股敷衍。便一股。厭人。股中有一二句敷衍。便一二句。掃興。然時文。丟開題面。懸空扯閑。可厭尤甚。須知敷衍之病。何從來。只爲有心照顧。去敷衍之法。何處用力。只是一眼看定題意。認得真真切切的。當當恁地。放膽落筆。決不浮游。掉臂遊行。決不馳背。何須斤斤照顧。題面則敷衍之病。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方是縱橫自在。此方是端本澄原。譬如對人論事。主意欲如何。遠近開闔。無非合

到此意上。豈必頻頻直說本意。方得不差。倘主意先糊塗。則開口便有脫腔之語。使聽者不知所謂。自顧亦覺離根不得已。屢將本旨直直敷陳。敷陳處只成膚淺。畧變換別話。時又不著題。真無可奈何也。療疾者本而兼標。易效標而忘本。少功。

作史者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動讀者之情。班椽次之。以其嚴而動也。三國志又次之。以其簡而動也。魏晉以下無聞。

焉。歐陽五代史亦動。是以動人作史。寧不密。無不文。寧文采不艷。無情不動。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艷之謂也。風行水上。渙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特藝亦然。專以機情生動爲貴。動則不復論邊幅。多亦動人。少亦動人。動則不復論。不復論着色。濃亦動人。澹亦動人。動則不復論。想路。淡亦動人。淺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每見修兒。扃戶苦吟。盡日結構。不勝戛戛其難。畧悟此意。則難變爲易。遲變爲速。苦變爲樂矣。

因勤得樂。因樂益勤。

遇合

文章遇合。真有神機。此日興酣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逢。此日機澁興沮。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場中以目爲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暗通呼吸。間耳。至于此日。意興何以分盛衰。文機何以分靈滯。則天行乎其間。不可爲也。然平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綽乎有神。若場前浮昏懶散。或

喜交遊。或尋花柳。或羣飲號呶。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雜著。總之氣奔心放。入闢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閉。物莫助靈。故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日養此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顧素造不深。不熟。此忽然者。奚繇來。是不能主者。吾實主之。從心不踰。安知事變。若何。但隨應隨妙。繇平日義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覺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

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才竭文工將有天然者踞其上。

異思異局異句合乃成異彩彩之異非可易得也。場中最忌在套顧見奇處意最重覺套處意反輕何以言之。意因于題不離本旨而能發前賢所未發。世有幾人人有幾篇。以此言遇譬如飲必中冷珠必驪。領玉必和氏取人則太刻自強則苦難但能出以異局佐以異句卽化腐爲新矣。所惡於套恒在局法句法之間昧此機者

謂文以穩貼爲貴。此特歲考錄科之說。蓋二三
取一。其背謬者既多。穩實敷暢。卽得優等。場中
約五十人。拔一。而所試士皆督學較過。荒背已
少。人人相近。卷卷大同。若意不殊特。門徑不超。
調法不新。爽挺秀頭角于何見。異而欲令觀者
舍四十九人而獨吾拔也。其可得耶。小試喜穩
暢。大場忌庸套。使一人易地而觀。反若蒼素而
不自知其勢。然也。故去套二字。爲鐵門關。爲玉
鑰匙。但所云套。亦自多變。如題易平行。則平行

爲套題中易着氣槩。或易布淋漓。或易涉凌駕。或易粧虛摹。則舉士子所自喜警策處。快心處。傳神處。皆習氣。皆濫套。皆厭態。也不決然割棄。別飜境界。何以軼羣致勝耶。未涉世紛。未飽帖括。直吐靈氣。此境自存。或着力洗刷剝換。此境亦致。若欲異彩。非真有心得。未可易言。誰則能此。亦不必能此。所以後生筆尖色鮮。豈縈半離半合。或漏題所應有。或發題所可無。時幸而得。套淺也。老學自謂題所應有。無不恰有。然筆類。

色。暈。則。此。正。是。極。套。處。往。而。屢。蹶。套。深。也。套。有。深。淺。得。失。或。異。況。不。套。耶。況。異。彩。耶。世。稱。必。售。之。文。爲。穩。然。不。異。則。不。穩。愈。異。則。愈。穩。以。異。爲。穩。者。今。世。之。風。氣。也。從。理。得。異。者。今。世。之。真。才。也。欲。穩。其。登。進。不。知。異。其。文。章。則。愚。好。異。其。文。章。不。能。異。其。本。領。則。陋。

蚤。發。之。人。必。聰。明。內。藏。語。言。少。發。他。人。中。年。受。磨。鍊。後。方。得。此。收。斂。氣。象。彼。生。而。得。之。或。曰。士。不。鬱。不。發。彼。蚤。發。者。何。鬱。焉。夫。彼。非。不。鬱。也。正。

以能蚤鬱耳。蓋鬱之象爲懣塞。鬱之意爲沉含。凡觀子弟英氣逼人。必中歲成名者也。內明外暗。必夙成致遠者也。此遭逢享受。又有不在文藝。而在器識者。成之有道。務本則識深。識深則器大。器大則才藏。爲後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櫻疾。爲先生者不可以不知。不知則無藥。臆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奏。一氣呵成。職此之故。場中作文。欲忙中間。心氣不迫。力量自足。以其翕聚。而加從容。羣英俱俯。職此。

之故。若牕下放懈。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場中
意思。忙迫。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
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下筆天機。明明可信。

學問思辨。皆爲篤行設。舉業亦有學問思辨焉。
凡爲作文設。作文乃其篤行處。有學問思辨而
懶于作文。則皆虛也。若剽竊是務。并未嘗有學
問思辨之勞。往往倖得者。何故。蓋其用力至卑
而近實。主司但觀其文。苟非慧眼。誰能追辨其
所從來。文僅入彀。或亦收之。眼高手生。百不售。

一。昏憤而妄作。百不售。一。苟且而輕作。百不售。
一。手生者。卽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其苦。不
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糝糠。足以揮
斥風雲者也。場中所覩。只憑筆底手腕。無靈吾
夙昔眼界高處。從何出現。至若題情文境。秋毫
未知。貿貿實行。翩翩自喜。斯爲下流。固無足論。
惟輕作之士。或實負捷才。但以奪于旁嗜。苦于
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
英才濩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

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則是不操而存。舍而不亾。理不繇心。文不關理。雖自蒙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子。有屢誦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並進。才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曰候至而文妙。此命之附人事。而見者乘時決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放懈。終亦得之。則是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每

見妄作之人。率云場中閱文。隨一時意興。有何憑準。甚則云文章有何工拙。不過籠統寫就。無不可取。無不可弃。弃卽爲拙。取卽爲工。嗚呼。猶聾者不識天下之有耳。瞽者不信天下之有目也。所謂身旣寡知。惡人有學。此正其一生迷夢。白首淪落之繇。推厥病根。則因習氣。汗下。耽愛俗囂。抹煞學趣。習市井氣。開口常近市井。習吏胥氣。開口常帶吏胥習幫閒氣。開口常似幫閒。因而作文。莫非此種文章。病痛至此。已犯第一。

條款無可救藥。所恨此類自悞其身，又悞其子弟。又是非既昏，漸喪羞惡，往往披猖譁譟，好廣其穢于交友。子曰：躁人之辭多。詩曰：有覩面目，後生遠此。當如鮑魚，若初聞不知其臭，便自身有污下根氣，當無緣入芝蘭之室也。切切省之，特著此條，終遇合之說。

觀文

作文易，衡文難。作文如治事，衡文如知人。治事則性所近，習所開，各成一長。知人則變態分量。

至無窮也。至難學也。非大通之識。靜極之心。疇能不眩焉。

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欲觀人。蓋謂是窮理修身之實學。爲士子時有真得。爲主司時必有真鑒。凡文不繇剽放。自得于心者。吾以心迎之。若非心得。我亦讀其文。而知其心之不存。則文之有心無心。莫非心也。經生日日擲管。其出手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悻悻好勝之人。強言道氣。而容氣終存。其餘鄙陋者。強

言高明。浮游者強言。收斂佞諛者強言。直方意
味不親。首尾不貫。自命文人之雄。不知已披肺
腸而授人矣。此文章可以辨品識灼灼無疑。又
有能辨人幹理者。能辨人爵祿者。能辨人壽算
者。先正往往符券若神。然兩言握其要曰。觀德
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
而聞者共竊之。觀者不知爲竊也。竊其解矣。而
臨文下筆。精神變化倍蓰百千。是力量不可借。

也。故但以解定文章。受欺必多。若中解而文工。是其識力俱至。非竊可知也。題題有獨得篇。篇有會心。非竊又可知也。所以解高而文劣。明眼弗收。解常而文優。明眼弗棄。向者薛方山先生督學浙中。每命一題。必主一見。士子相聚揣摩。是科榜出其優等。得雋者絕少。以名公而負失士之望。蓋有成心。則掩其目力。重假識見。則失真才情也。先大夫嘗述一事云。萬曆丙戌。一舉子素擅時名。適事親爲大題。未就。見鄰屋各經。

一友文佳徑錄之二卷竝上王文肅取彼棄此其評云以子之才自足一瞬千里而孟義竟同書湯七號何也其人愧恨而卒苟且盜襲自非令器然他人必兩卷竝廢而文肅辨其孰爲自撰孰爲襲人非慧眼能之乎文同且然況于僅同其解以較薛公何啻雲泥

文之清濁不以濃淡論脈理如繭絲氣度如春風則着色雖濃猶然清也反是則淡而不離濁文之厚薄不以煩簡論貌似臞而言外有無窮

之味緒若儉而氣脈沉澹。布置弘遠則造局雖簡猶然厚也。反是則煩而不離薄。此謂內外之辨。

凡作文。窻下和細。入場雄猛。窻下簡淨。入場酣逸。此是真才。若平居苦擘大談。場中墨乾筆縮。便須反躬靜念。向來假才假氣。全靠不着。必須設誠力學。以充廣之。學力到時。真才自見。然苟非至人入場之日。分量必減。如云雄猛酣縱。旁觀謂勝於平生。不知匆遽之時。不暇和細。故雄

猛。之。本。色。現。不。及。簡。淨。故。酣。逸。之。本。氣。現。畢。竟。
是。減。非。增。也。然。到。得。此。處。已。是。八。九。分。地。位。若。
場。中。七。篇。與。窻。下。一。二。篇。分。毫。無。異。方。是。極。詣。
欲。至。此。地。非。積。久。不。能。文。章。世。資。何。須。論。此。但。
識。此。意。可。以。自。考。可。以。辨。人。吾。若。自。能。是。工。夫。
慊。處。人。或。能。之。是。精。神。與。我。遇。處。坡。公。到。眼。終。
迷。五。色。之。恨。其。可。免。夫。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嘆知文者希、
惟能自信云爾、然以實心實眼鑒別文章、雖或

知之不深。知之不盡。不可謂不知。有等浮氣耳。食之。夫心迷眼昧。惟遊是借。惟名是徇。所矚卽妍。所疎卽醜。甚至高文老筆。誤認後學所造。則肆意譏彈。新學小子。冒入名公項下。則奉爲襲珍。一手一文。而或瑕或瑜。乍軒乍輕。虞訥之所。以見笑於張率也。豈但文章無真鑒。直是習氣盤結。靈明封錮。諂傲陵援。詭隨俯仰。居心制行。必多可疑。今汝輩觀文。勿先據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得其真好醜處。方于自己去取有益。

大抵質質記誦塞心者多了。了簡閱啓心不少。我無真識莫辨衆文。不遘衆文識亦不長。此內外交養之法也。但不爲浮氣所汨。不爲時習所陷。刺文中何嘗無性靈語。要在能揀擇採取之一槩。抹煞曰時刻不足觀。則筆下日枯。眼底日隘。視茫無心得者。其受病似高。其難遇彌甚。吾十六七時。蹈此病。雖覺已遲。今猶偃蹇。後生可鑒。吾卽前車。

今日閱文病痛亦有三種。曰驚。曰羨。曰欺。驚者。

驚其假才思也。羨者羨其一時之詭遇。欺則受病之根。彼醉夢耳。實醒實覺。何處着驚。彼偶創而倖獲。做其故步。安見必遇。而煩致羨。祇緣心得。既淺通。非大通。切非真切。所以遭逢。贗鼎炫耀。徘徊久而習之。衆復從而咻之。遂不覺易其目。以狗之驅其子弟之手。以從之。則惑之甚也。心中了了。實不受欺。所以毫無虛驚。亦無妄羨。後生但精思勤作。自家識力進一分。便看破時流一分。故知人不以人以天。觀文不以目以心。

與手。

奇者輕。平平者駭。奇尖者厭。重重者忌。尖意在傍。已所長如此。觀文。徃徃得一而遺二。奇者取平平者尚奇。尖者尊重。重重者喜。尖意在飾。已所短如此。觀文。徃徃得似而失真。吾于所長本未兼。到于所短本非真能也。然必能而後辨。兼而後解。不亦難哉。只虛心審視。隨其與我相近。相反。如何談理。如何運筆。各無拂鬱。各成一家。皆足取資。皆堪入選。如此觀文。則諸品畢彙。眼界

日寬此實時藝中知言之學問也。可以自益。可
以不失人。蓋觀文之法。通乎學道。知其所能如
古人之至道。未能而知。如古人之體道。

有決圈之文。有決直之文。有或圈或直之文。有
不圈不直之文。子弟爲文。每篇決直。則教難成
矣。每篇不圈不直者。一生無進步。則教莫施矣。
或圈或直者。徼倖聽一日之鬼神。然其中分爲
二種。詞氣可觀。理路浮駁。僅足欺衆人。則進而
精之。理淡味孤。須待法眼。則光而大之。未有不

成者也。非好學不能變化。非裁成有法。雖好學。變化畧遲。

大家雄才。見清尖淡宕之文。欣然嘉賞。隨其成。致無不曲收。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則曰少疎散輕逸之致也。譬如黨人。晏子不滿仲尼。仲尼則不非黨人。漢取晏子。嗟乎。文章才德。孰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已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已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真明。

一品二才三福四素品謂察其心術趨向之正也才按其劈畫條理也學識在其中矣福權其受享之所至也素就一日之文而度其素淺深奇平隨套自得何所歸也如是則上得其用人遂其能

王文恪無大建明然守正不阿無忝舉業開山矣其文端以重鶴灘不羈已甚今讀其文固小題才致非關理也荆川失足時輔殊爲可惜然一生編摩研究故其時藝精妙大抵皆宦稿所

得於讀書亦淡矣。瞿文懿文以春容得名，非有精心勁骨，傳聞其人頗亦類是。惟近代湯許二人似與文反。湯文恬細而性行澆險，許文超逸而人近佻。此息夫躬絕命，王安石遣女詞一則高古特甚，一則淡遠不凡。而晦翁謂其與生平心術行事畧無毫髮相似者歟。或曰湯文原有澆氣，許文原有佻氣，似屬耳食。未見至當。平心看之，二人各有一得力處。湯凡有奇妙，必蘊藉出之，使如平常語。令讀者徐醉而不驟驚。許凡

有奇妙必信手出之。使如口頭語。令觀者易解。而更無厭。湯之鍊。在不露針鋒。許之鍊。偏不假。觀貼以蘊藉爲鍊。鍊之至高者也。以信手爲鍊。鍊之至異者也。皆荆川所謂鍊格者。至其與人。不相肖。亦有故焉。湯是變。塞許是精神不徹。文章理到必傳。精神團聚必傳。唐設律賦。無理可厭。又此外科目尚多。衆人精神不萃。故雖存而不顯。制義闡發。孔孟脩身治世大道。又獨重。獨行舉一代智慧聰明之人。聚精於斯。後世必

存其尤。另作一種文字。看不至湮廢明矣。王錢唐瞿湯許六人已占最勝起闔闢之法者。王也。窮闔闢之變者。唐也。錢以摹神。瞿以雅度。湯以體貼。許以自在游行。然總屬文人之致。其于羽翼經傳。發揮心得。猶未極深。近世楊貞復。識悟絕倫。隨題標理。似出六人之上。微嫌有詮解訓詁氣。而步驟變化之間。未足厭文章家意也。舉業雖小技。論至此。則大成之集。亦難其人。

附舊刻隆萬十四會元評例二條

一日三年之變

田冲夷雅粹中有雋逸之姿有疎宕之氣然似開發展舒之意烟霞山林之致稍勝鄧故變以渾厚穆穆雍雍清廟明堂之景象也繇是必開秀峯緊瀾之趣則孫出焉文患不緊然得緊又已覺少隘馮仍以逸宕蓋時時在田孫兩公間結構不乏也蕭則逸宕漸極如花之鬆如雲之輕微薄而傷于大李之平易通達雖文家不以爲神然實乘其運矣要皆流溢自然元氣隱隱

變而爲袁琢削其氣。褊迫其體。亦運使然。陶之洗鍊。原出於袁。然善棄其短。而用其長。雖洗也。有秀質在。雖鍊也。有渾融在。古稱善學。其惟斯人。諸公皆有獨得絕人者。未甚露也。濤拍天。奇花墮地。獨闢境界。亦待人豪也哉。故變而有吳。發洩太盡。必返醇和。湯又起而無蘊。不奇無奇。不平人。於是知平者未始不可奇。而取必於奇者。奇猶有未至爾。顧獨以精奧。然不瑣碎。故得之踵顧。而有許。猶夫踵吳之有湯也。許最虛。

楊最實氣機消長是亦其端施又以夷利不能盡虛可謂有其意者變之逆順大抵如此諸公皆逆變也惟馮變孫蕭變馮陶變袁爲順變不知文自變耶作文者相效爲變而得元邪抑定元者之操其變耶吾恐得元者或自出其不意其有意圖變而慕得者又未必元也百脈之變一脈之同知同知變天工在人巧中矣

二曰認題作法二端

元之過人細論無窮大端有二曰認題曰作法

好戊辰是知也。一節子路信心不好學人也。語之以好學。未必能奪其信心之僻。卽從心上點示。只去其自欺。便是真能信心。便是知。旣非墮空。亦無支離矣。田得此意。舜其大知節。雖問察隱揚執用支節。旁午不過一樂取人善而已。顏淵之仁。亦曰執善擇善。舜惟能知。所以能好。故曰大智。田總揭一善字作主。聖人之行不同也。一節陶起語云。論潔身於常人易知。論潔身於聖人難知。東云。行無轍迹。所以成其大道。有要

歸所以全其高。蓋孟子提出行歸二字。正見聖人與常人不同處。常人行事之表。無復精神。聖人深遠變化。有迹在彼而意在此。不可測識者。反易起庸衆之疑。而來好事之口。故特以此勘破之。國有道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縮耳。何當于中庸之強哉。蓋致至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治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湯拈有道發。

揮挾其精髓是心足以王矣許文不講足王第
講足以儆民此皆得之認題者也何謂作法如
甲戌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爲見君驕士賤
橫分軒輕故以義一破之作者都提起敬上側
形敬下以爲能貼題意夫欲破世俗之見而如
此分別相形卽已自分軒輕矣程文股股合發
所謂滾法也孫作法亦合此故曰作法之妙不
外認題

三日大結之設

制義代聖賢語以離爲拙以合爲工作者兢兢於達題之意而未暇出已見也別立已見則已意達矣題意反離皆爲識聖賢本旨不出若體出本旨則題意便是已意達則俱達故於一篇之終復設大結所以翻案而表微何謂翻案文以題爲案翻題案卽自翻其文案也如詁言題結云托於詁者蠹仁反言之而理愈正若以逆理固不可翻何謂表微題有正解而衆昧者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明言自得不言無累蓋

素位而行。行字中實有體貼工夫。如堯舜豈直不以天下爲樂。便爲富貴之自得。必須時雍風動。方是無憾。卽安。顏子簞瓢自樂。豈止不芥蒂於貧賤。患難如文王之羨里艱貞。大舜之克諧蒸爰。夷狄如蘇武持節二十年。方是素位而行。能自得之君子。然文中順講自得而已。不宜剔破。纔一剔破。反傷渾融。結云得者有得也。非獨無累之謂也。是謂表微顯題之微。卽自顯其文中之微。此外又有別立論者。如巳丑畜馬乘一

節本意謂不可聚歛耳。陶云隨取而隨費者猶散在天下聚而不散朽蠹在一身就聚歛之中又分等差以見財必不可聚可謂卓矣。蓋大結之設所以觀識又觀養興致將竭之時更有餘事厭煩否乎苟且否乎經義之制莫審於斯試看名公定無敗格。